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资料选编

(内部参考)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

1970年12月

前　　言

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拉丁美洲革命者在同修正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中，相继建立了十多个新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为了供有关单位了解、研究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编了这本《哥伦比亚共产党资料选编》。

哥伦比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七月。自哥共建立那时起，党内一直经历着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六十年代初，窃据哥共领导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对内投靠资产阶级，对外追随苏修，肆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哥伦比亚革命者同它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九六四年召开了三月会议，决定在内部成立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建立临时中央委员会，着手重建哥伦比亚共产党。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召开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除了以希·维埃拉为首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通过了党纲、党章，作出了政治决议，并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

这本小册子收集了哥共一九六四年重建以来的部分资料，共十九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哥共（马列）的纲领性文件。如《哥共（马列）十大政治决议》等。文件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哥共（马列）的战斗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哥共（马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如《人民战争万岁》等。第三部分是有关哥共（马列）号召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本国革命实践的文章。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我们附了哥共（修）的两个反面文件：《哥修十大政治决议》、《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问

題的決議》，供大家批判分析、參考。

我們的資料主要選自《國際共運參考資料》和《參考資料》。由於我們資料不全，有些重要的文章如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會的文件沒有找到，因而選編的資料不是很完整的。仅供参考。

為方便讀者起見，對文章中提到的某些人物、事件等作了適當的注釋。

限于水平，缺点、錯誤難免，望批評指正。

目 景

哥共（馬列）中央執行委員會准备在哥共（馬列）中央第一次 擴大全会上的报告（全文）.....	(1)
一九六四年	
哥共（馬列）拟向党代会提出的中心报告	
——哥共（馬列）各地方委員會協調委員會机关报 《論坛报》文章（全文）.....	(38)
一九六五年	
哥共（馬列）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決議（全文）.....	(140)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	
哥共（馬列）三中全会关于群众路线的政治決議（摘要）...	(162)
一九六八年	
人民战争万岁	
上西努、上圣豪尔赫地区爱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 和哥共（馬列）文件（全文）.....	(168)
一九六八年	
主要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任务	
哥共（馬列）机关报《革命报》文章（摘要）.....	(173)
一九六八年二月	
哥倫比亚人民解放军万岁	
哥共（馬列）机关报《革命报》文章（全文）.....	(177)
一九六八年	
阿尔托、西努和阿尔托、圣豪尔赫的农民爭取土地的革命斗争	
哥共（馬列）机关报《革命报》文章（摘要）.....	(182)
一九六八年三月	
哥倫比亚人民解放军发表第七号公报（全文）.....	(185)
一九六八年五月	

- 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第九號戰報（全文）……………（188）
一九六八年七月
- 哥共（馬列）總結開展武裝鬥爭一年多的經驗
- 哥共（馬列）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全文）……………（191）
一九六九年一月
- 战士的十點原則
- 哥共（馬列）各地委協調委員會機關報《革命報》
文章（全文）……………（19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 告哥倫比亞人民書（全文）
人民解放軍司令部……………（196）
一九六九年一月
- 人民解放軍道德規範（全文）
人民解放軍司令部……………（198）
一九六九年一月
- 哥倫比亞西努和聖豪爾赫地區愛國委員會主席格拉
訪問記（摘要）……………（200）
一九六九年

- 提高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黨內的原則地位
——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作為我們黨、無產階級和
哥倫比亞人民的永久的思想指南
- 哥共（馬列）機關報《革命報》文章（全文）……………（206）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 為哥共（馬列）出版《馬列主義思想》叢書
發表社論（全文）……………（211）
一九六八年
- 哥共（馬列）黨刊為發表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
等三篇著作發表社論（全文）……………（214）
一九六八年三月

光荣归于馬克思主又、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

——哥共（馬列）中央执委会致毛主席的

賀電（全文）…………… (217)

一九六九年四月

附录：

哥修十大政治決議

哥修《哥倫比亞新聞》文章（摘要）…………… (219)

一九六六年二月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決議

哥共（修）中央全会九月二十八日通过的決議…………… (225)

一九六八年

哥倫比亞共（馬列）中央執委會
準備在哥共（馬列）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上的報告
(全文)
一九六四年

說哥共（馬列）第一次擴大全會是共產黨內部為了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國家實際情況而在各級展開的一場鬥爭的結果，由於維埃拉——巴雷羅修正主義集團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因此全國領導人和中級干部一一起來反對哥倫比亞的修正主義。革命者和修正主義者的分歧是進行革命還是不進行革命。

指出美帝國主義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最凶惡的敵人。亞非拉美是反帝鬥爭的中心，這些地區已達到革命沸騰的最高度。拉美各國的革命具有全大陸的性質。

指出人民只有進行愛國革命，沒有其他出路。而修正主義者企圖把目前政權同軍事獨裁比起來說成是值得保衛的東西，這是錯誤的。武裝鬥爭是哥倫比亞革命者的主要任務，其他活動都應從屬於武裝鬥爭。引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明哥武裝鬥爭形式。

說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是最迫切的任務，是政治上的第一需要。建黨工作進展相當快，但有明顯的缺點，這次全會是為了結束組織的初步階段，而開始一個創造性的階段。選出的廿一名委員中，一名放棄了領導職務，另一位從未就職，其餘都堅持了重要的崗位。

主張加強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一戰線，並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第一部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

(一) 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是革命鬥爭的一部分

這次哥倫比亞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全會，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擴大全會，是我們在我們共產黨內部為了把馬克思主義

理論应用于國家實際情況而在各級展開的一場鬥爭的結果。

事實是，這場鬥爭是在沒有任何協調的情況下展開的，因為維埃拉——巴雷羅集團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是如此的錯誤，黨的領導方法（這種有害的方法是對哥倫比亞人民運動的有害的政治路線的產物）是如此的反革命，以致使得我們這一批全國領導人和中級干部，都一一起來反對哥倫比亞的修正主義。

同志們，但是情況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世界形勢，我們看到，在凡是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沒有認真地對待本國的革命組織問題的地方，在凡是侈談“革命”却以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人民奪取政權同革命分開的地方，在凡是僵硬的小集團企圖永久霸占共產黨的領導來享受個人的高官厚祿的地方，都出現了另外的革命派，它們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古巴和阿爾及利亞），或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得不成立自己的組織來防止共產黨的腐化墮落和基本上恢復被“領導”集團踐踏的革命原則。同志們，這就是在許多國家目前發生的事情。在我們拉丁美洲，阿根廷、烏拉圭和墨西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正在重新組織起來，在祕魯、厄瓜多爾、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實際上已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這些黨勇敢無畏地開始奠定奪取政權的組織的基礎。

同志們，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歧說明其真正內容是無產階級力量和資產階級力量之間的分歧的時候，我們在這裡開會來認真和仔細地研究在哥倫比亞引導我們勞動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正如印度尼西亞的同志們正確地說過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所學校，分歧有助於我們堅持馬列主義，同企圖在我們國家內歪曲馬列主義的人作鬥爭和懂得革命的紀律是與原則成正比的概念，而不是象修正主義者所說的那样成反比的，修正主義者一方面脫離原則，另方面堅持執行一項使革命基層馴服的政策，這具有可能腐化墮落的危險，如果我們不勤勤懸懸地從事挽救黨的任務，從而使我們能夠爭取仍處於哥倫比亞修正主義領導下的好人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的話。

現在問題不是追隨世界上哪個共產黨的立場，不管這個黨多么強大。顯然，每個共產黨是根據對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的具體

分析來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線的。而每個國家有決定其自己的革命道路的特點，問題只是在於理解到，存在着對一切革命行之有效的馬列主義的普遍規律，不能在民族特點的借口下忘掉這些規律，否則就會冒陷入修正主義的泥潭的危險。

這一次爭論恰恰是討論革命的基本原則和一般理論，必須把革命的基本原則和一般理論同我們國內實際情況的具體因素結合起來，才能進行革命，因此我們決不能對這場爭論漠不关心。我們哥倫比亞的革命者，由於確實想進行革命，因此必須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清除修正主義，否則就會使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把我們的革命拖得遙遙無期的企圖得逞。

列寧教導我們說：“不是密切結合反機會主義鬥爭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就是一句空話或者一場騙局”。（未查原文——編者注）。

帝國主義為了在意識形態方面滲入工人運動而作的不斷努力，旨在從理論上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使工人階級離開他們的革命目標，以便讓他們馴服地受剝削。帝國主義企圖通過損毀無產階級學說這一戰鬥利益、修改馬克思主義和在實際運用中淪為機會主義來達到這個目的。就是說，把工人的鬥爭限於取得小小的改革或每天的果實，為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而忘記和犧牲通過奪取政權獲得自身的徹底解放這個基本鬥爭目標。

理論上的修正主義和政治策略上的機會主義，總是結合在一起的，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結果導致工人的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蛻化變質。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就是這樣迎合帝國主義的利益和需要。在工人運動的領導中，出現理論上的修正主義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乃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因此，擺脫這些錯誤路線的鬥爭必然是階級鬥爭。

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應該無畏地面對這場鬥爭。我們應該清楚知道，如果我們沒有把機會主義集團從無產階級領導中獨立出來，在無產階級面前揭露它和消除它對無產階級的影響，對我們來說，我們的工作就很难取得進展，或我們根本取不到進展。

就是由于沒有看看這一點，想為我們的工人階級建立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革命先鋒隊的意圖屢遭失敗。

許多共產黨、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共產黨在理論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進行詆毀所能達到的程度，決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挽救行為和決定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分歧的大暴發。在世界上和在國內都發生了這種情況；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哥倫比亞共產黨內，發生了危機。我們對這些事情絲毫不應該感到恐慌。革命者，如果果真是革命者的話，應該有必要的勇氣來客觀地面對這些事實。

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分成階級的社會里，在共產黨內不斷出現錯誤路線，從而必須對這些錯誤路線進行鬥爭，這完全是正常的和几乎不可避免的。我們參加的討論和甚至將在世界上和哥倫比亞更激烈地進行的討論，不是什麼壞事情。這是一次震動，使我們擺脫單純和懶惰，迫使我們研究和分析事實，迫使我們加強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顯然，經過這場鬥爭，我們將鍛煉得更好更堅強。

理論上的修正主義和實踐中的機會主義，作為階級鬥爭的表現，在接受在工人階級內部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時，竟對革命者採用最罪惡可憎的方法，諸如挑撥活動和告密。他們干盡了坏事；但是，我們如果確實深刻理解到在另一方面我們在展開階級鬥爭，我們就不應該對此感到吃驚。

我們已經知道，社會戰爭比任何普通性質的戰爭殘酷得多。這在整个人類的生活中總是這樣，但是，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歷史階段，這種戰爭帶有的性質比歷史上任何时候尖銳得多。自然，這是由於無產階級負有永遠消灭劃分階級的社會的歷史任務。就是說，我們不是处在小小的历史变动的面前，仅仅換一個政府或者改變一個外表的習慣。這是一次巨大的改變。這起碼是最後結束不是以几百年而是以幾千年計的一個很長的人類歷史階段。因此，我們參加了一次具有巨大意義的社會變動，因為其他一切頑抗到底的剝削階級是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勾結的。

無產階級最終必將是這場大戰的勝利者的戰略有利條件是戰

斗士气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是敌人方面进行反抗的原因。因为敌人看到他們的历史末日即将到来，但他們在沒有进行最凶恶的反抗以前是不肯退出历史牛台的。因为他们清楚看到他們將失去他們的天堂，他們顧不得这种反抗最終是沒用的，而被驱使去进行这种绝望的反抗，对他们來說，方式方法並不在乎，只要能尽量推迟他們的失败。

这是一种毫无怜悯和仁慈的战争。如果恰好在我們談論敌人在我們面前扮成战友的阶段时这样說，那是为了強調我們的說法。敌人只有一个，但敌人的变化和模仿是多种多样的。必須以同样的勇气，同样的毫不妥协精神，反对任何敌人，深信在这場革命战争中在意识形态領域內也沒有間歇的。

简单地說，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間的分歧是进行革命还是不进行革命。我們对哥倫比亚人民和世界劳动者所負的进行革命的責任是摧毁改良主义。因此，今天我們在这里开会，投入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內的主要帮手现代修正主义的新高潮中出现的强大历史洪流。

(二)我們面对着地球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采取了一个旨在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和奴役世界各国人民的战略。这一战略政策的重要部分，是統治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統治老殖民地和所謂的不发达国家，只有达到这些扩张主义的目标后，才能对社会主义的國家和人民进行战争。

但是，美国壟斷资本独霸世界的計劃，首先遇到了世界上社会主义的不可阻止的障碍，其次遇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展开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障碍，最后遇到了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障碍，今天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使自己的力量有所增长，例如法国，从而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間在爭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的矛盾。

尽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重要性下降了，但並不因此它不再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和公开的头子，今天它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最重要和罪恶的敌人。它最近的历史，是同侵略各大陸的劳动

群众的历史合在一起的。

那些美化“和平”和“共处”这些詞藻和夸大协定和談判作用的人，对人民犯下了一种罪行，因为他們向人民隐瞒这样的现实：战争活动、增加军备、預算军事化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性，就使群众解体，削弱反帝斗争並从而危及世界和平。修正主义者利用“莫斯科條約”，大肆投机，这一條約只是使大气不染上放射性污秽和減少一些核試驗，它企图把這項美国、英國和苏联之間簽訂的條約說成是防止战争和緩和国际緊張局势。然而，在“莫斯科精神”的基础上，竟出现了越南、老撾、对中国台灣的挑撥，巴拿馬的屠杀，反对古巴的加勒比阴谋，塞浦路斯的冲突以及在馬克塔利亚对哥倫比亚农民的攻击这样赤裸裸的事实，这一切說明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的头号罪犯。

(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革命沸騰的地区

总之十分清楚，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国际局势也可以証实，正是在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在亚洲和非洲大陆，今天展开了最艰巨的反帝战斗。一切斗争都集中于这些地区，目前，这些地区已达到革命沸騰的最高度，正受到一次真正的行动风暴的震动。帝国主义之間在这些地区的角斗有它們的主要目的；在这里，展开了欧洲强国的老殖民主义和美国新殖民主义之間的斗争；在这里，各國人民在擺脫和拒絕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反民族的和亲帝的资产阶级展开斗争；总之，这里是帝国主义鏈条中的最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已不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继续，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继续。

只有对民族解放运动持有正确的概念和抱有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直到推翻它为止的坚定决心，利用一切必要的斗争形式，包括武装斗争，来反对寡头和帝国主义的武装鎮压，才能完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其中包括我們的党，負有的历史使命。

对这些地区的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概念，是区分真正的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标准，事实上，在这些国家里，存在着改良主义政策和馬列主义分析所指明的行动之間的爭論。

民族解放战争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焦点呢还是在反对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斗争中基本的和极其重要的因素。反帝革命是可能引起热核战争的火星呢还是在客观上削弱战争贩子和加强和平力量的事情。革命是解决帝国主义和各国人民之间矛盾的唯一方式呢还是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协议和谈判来代替革命。必然要参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这可以确定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分子。

(四)我們斗争的大陆性质

拉丁美洲形势的特点提出我們各国革命斗争具有大陆性质的概念是討論的主题，正如我們的同志們在哥倫比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五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的那样：

“美帝国主义由于遭到巨大的失败（古巴革命的辉煌胜利是它奴役各国人民的政策的大失败）而认真加速实行它的反革命计划，它疯狂地组织全大陆的镇压部队，为全拉丁美洲的军人开办反游击战学校，无耻地干涉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内部事务，控制资产阶级的军队的领导权，加强独裁政府和新法西斯政府，罪恶地反对任何解放意图或起码的民族主义要求。在这种使得拉丁美洲成为一个具有类似的问题，对其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障碍和有一个人民的主要共同敌人的大陆情况的情况下，要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巩固革命过程的胜利是不大可能的。对敌人的力量所作的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国家范围，而应当包括大陆的范围。这场斗争不是在某一国领土上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的。古巴就是帝国主义和本大陆结成一个集团的所有反动势力如何进行干涉的例证；委內瑞拉不仅遇到政府的镇压力量，而且面临着‘海军陆战队’入侵的不断威胁，显然，在军队和巡逻等方面，哥倫比亚资产阶级实际上同戕害这个兄弟共和国的独裁政权串通一气。必须本大陆的革命者的联盟来对付本大陆的反动势力的联盟和美帝国主义指挥的本大陆凶手合唱队；正如菲德尔所说：‘安第斯山脉被称之为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这决不排除在每个国家内以独立的方式开始革命，只要在那个国家条件要求这样做，相反，必须在适宜的时机发动起义，深信这样的事例扩展开来并大大有助于其他国家革命条件的成熟。”

(五)全國的結構危機和反動派的進攻

在我們的一些報告中几乎都談到哥倫比亞群眾忍受的悲慘生活水準是國內外壟斷集團對我們進行超度剝削的結果。但是，必須再次說明，歸根到底造成人民貧困加劇的現象，是摧毀資產階級制度的一次深刻的結構危機在各方面的反映，而不只是能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改正的資產階級錯誤經濟政策方針產生的結果。

事實上，就是修正主義集團的全會，也不能不承認（儘管在口頭上）國家結構危機的性質。在維埃拉的報告中說：“生活費用上漲表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生產不足，而生產不足是深刻的國家結構危機造成的。”這種提法將是修正主義者對國內問題的看法的一個進步，如果他們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中不忽視這些論點的話，另外，這些論點早已為其他運動的領導所肯定，並且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次全會上，在哥倫比亞的共產主義青年聯盟中央領導第五次全會上得到了肯定，也為上次獨立工人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某些報告十分有系統和完善地所肯定。

實際上，不斷出現的出口減少和進口尤其是食品進口增加的現象；不論從潛在勞動力的增加方面考慮還是從製造業中就業的減少方面考慮，失業的急劇增加；支付手段的無限增加；不斷的通貨膨脹；在工業方面壟斷傾向的加劇，不得不並越來越向帝國主義投降作為唯一的出路；官方宣傳的貨幣貶值和暗中的貨幣貶值；投機之風盛行；等等；這些事實無可懷疑地證明了寡頭制度的破產。

維埃拉——巴雷羅集團企圖使勞動者迷失方向，它歪曲我們的立場，以對經濟現象的現實主義分析進行投機，指我們是“稱這些提法是‘經濟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革命主義的代表”。在這方面，應該說明我們在許多方面同他們的分析相吻合，但我們根本不同意他們的具體結論。這些提法不是“經濟主義的”，因為我們在很久前就以類似的話提到當前國家危機的性質。我們稱之為“經濟主義”的，是在實踐中不理解結構的危機只能通過制度的質變來解決，而不能用改良來解決；不教育勞動者認識壟斷資

本的形成的过程、金融資本的发展、对帝国主义的依賴以及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鎮压和政权的法西斯化。正如向哥倫比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五中全会的报告指出的那样，經濟上强制同政治上鎮压是平行前进的，这不是偶然的。制造关于在今天的哥倫比亚出现一个民主的和不执行暴力政策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幻想；認為暴力、恐怖和鎮压是哥倫比亚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偶然的問題，而不把它們理解为由于其本質和本性而本身具有的問題；把人民的暴力同反动派的暴力混淆起来，号召哥倫比亚共产党员保卫哥倫比亚的和平，也就是说，保卫飢餓的和平、剝削和貧窮，而正确的是号召他們准备爭取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战争；这些我們称之为改良主义和动摇。改良主义是在其因果关系中把經濟同政治分开，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战略和战术分开，不把实践活动引向夺取政权，着重于寻求一条解决工人阶级“工資低薄的眼前出路”，而不关心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旨在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而且旨在消灭引起资本主义經濟和政治压迫的原因，消灭貧困的根源，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我們認為，“經濟主义”是在实践中忽視列寧主义的下述教导，即“不只是为了获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为了摧毁强迫被剥夺者向富人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制度”（未查原文）而引导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一个国家的结构危机时期，自然，鎮压加强了，制度继续执行制度本質所强加的政治路线，这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民主化”企图越来越大的嘲笑，修正主义者竟認為在政权屠杀工农群众的情况下保持新聞自由是非常积极的。

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一天天推进，統治阶级更加无耻地出卖祖国。但这种政策是通过最强暴和罪恶的手段进行的，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这种政策正使非和平的斗争手段提到日程上来。

鎮压的新阶段不能認為仅仅是政权法西斯化的继续，因此，把目前的独裁統治同军事独裁比起來說成是值得保卫的东西，是錯誤的。象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巴倫西亚（註一）領導的

“代議制民主”政府在农民地区所干的可怕罪行，說成是在哥倫比亞出現一個新軍事政府的預見形象，這是以恐懼政策代替革命的政策。這樣提問題，是繼續採取接受目前的惡劣形勢只要形勢不惡化下去的錯誤策略，是主觀的幻想，拋棄了運動是物質存在形式的哲學論點，而企圖使向某一方向發展的形勢靜止下來，在哥倫比亞的具體情況下，是資產階級政權不可挽回的、但不是命定的向越來越殘暴的獨裁統治形式的發展。那不是命定的，只要我們革命者提出的不是改變統治階級的政治方針（這種改變不取決哥倫比亞人的意志，也不取決於強大的經濟因素），而是摧毀資產階級制度和建立一個人民新制度。

對於我們來說，目前的形勢仍然痛苦地提出這樣的抉擇：越來越恐怖的獨裁統治呢還是人民革命，我們並不关心選舉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註二）呢還是羅哈斯·皮尼利亞（註三），也不贊揚巴倫西亞領導的獨裁政權的所謂積極因素，也反對魯伊斯·諾沃亞（註四）這個可能的獨裁政權的消極因素。對於我們來說，這肯定是結構危機，而不只是體制危機，因此，資產階級的抉擇除了獨裁政權外沒有別的，因而人民只有進行愛國革命，沒有其它的出路。

軍事獨裁統治正是這一制度的產物，我們的任務不是通過保衛現狀的政策避免建立軍事獨裁，而恰恰相反，是展開革命的行動，即使事實上這會加速反動的过程。不為此作好準備就是一種罪行，是用“一個軍事獨裁政權是哥倫比亞人民可能擁有的最壞的政權”這種說法來欺騙群眾，而間接地保衛寡頭的親帝國主義的現政權，是上了反動派用避免“最壞的”軍國主義的詭詐來保衛現有的一切的圈套。這是夸大了他們僅僅為了取得使資產階級鎮壓行動合法化的可笑的民主假面具而保持的微不足道的自由權利，從而給資產階級幫了大忙。有人在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甚至認為寡頭勢力是未來的軍事政變的犧牲品；這是修正主義者歪曲巴西最近的經驗教訓而持有的論點。一次軍事政變是不会把目前的統治階級、寡頭、工業和土地的壟斷者以及親帝國主義分子趕下台的，而是相反，這將給他們提供一個更加大肆掠奪勞動人

民的更直接、更无恥的工具。

举一个例子來說，圣巴巴拉的恐怖大屠杀在迫害和残酷性方面比起军事独裁政权最殘暴的罪行毫不逊色，在这种屠杀中政府破坏了自己的法制，踐踏资产阶级的宪法。我們不能再在通过“代議制民主”进行的屠杀和军事独裁政权进行的屠杀中間作出選擇。不論资产阶级独裁政权是穿着礼服、戴着帽子，还是穿着靴子、戴着肩章，我們都應該和它斗争，直到把它們打垮为止。不論是巴倫西亚还是魯伊斯·諾沃亚，不論是“全国”陣线还是军事独裁政权，都不要。在哥倫比亚，人民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革命。

一次军事政变当然会建立一个道地的鎮压政权，必須懂得，这代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而不是以主观上同國內阶级斗争沒有联系的军事头目的个人企图为基础的。这項任务乃是使人民准备击败寡头政府的这一手段，而不是討論过去的剥削方式的仁慈性。問題不在于全国陣线的政权是不是比军事独裁政权好，而是在于武装我国人民以便从物质上和政治上能够用自己的革命暴力来击潰反动的暴力，直到把它消灭，也就是說，直到把寡头政权打倒为止。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代議制民主”的枷鎖可能不如军国主义的枷鎖那么沉重。但是，我們所做的不应选择一种枷鎖，我們的作用乃是摧毁这个枷鎖。这里所談的乃是要懂得，革命行动的进展会促使反动派采取更加严酷的鎮压形式，这使革命者必須利用日益更勇敢、更强有力的斗争方法。不应为“代議制民主”流泪，而应当作好准备，来确保成功地抵抗任何反革命的袭击。

(六)爭取在工人运动中执行积极方針

这个时期，我們在較为不利的情况下面临了一系列工人陣线中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工作的最后結果是工会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哥倫比亚工人工会联合会。

尽管这些結果不能認為是消极的，但应指出那些阻止得到更加有利于我們的結果的主要原因。从一开始，我們就对坚决承担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一事犹豫不决，因为还没有进行足以打